

大 學 用 書

諸子通考

蔣 伯 潛 編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大 學 用 書

諸 子 通 考

蔣 伯 潛 編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臺六版

諸子通考

全一冊 基本定價 二元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蔣伯潛
發行人 黎元譽
發行所 正中書局
(臺中北街陽路十二號)

新闢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業字第一九一〇九號(2158)
(500)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地址：臺中北街陽路十二號

(Address: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經理室電話：3821147 業務室電話：3821145

業務室電話：3822214 門市部電話：3821153

郵政劃撥：四一四九號

海外總經銷

(OVERSEAS AGENCIES)

香港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蔴地街七號

電話：4-886172-3

日本總經銷：海風書局

地址：東京市千代田區神田區保町一丁目六番地

電話：4345-291

東京海書店

地址：東京市左區中田區八町八番地

電話：592-791

泰國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羅力路233號

美國總經銷：華強圖書公司

(Address: 41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歐洲總經銷：華英圖書公司

(Address: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L. England)

加拿大總經銷：華嘉圖書公司

(Address: China Court, Suite 212,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C2

自序

諸子通考者，伯潛就先君子建侯公遺稿殘帙，整理補編者也。全書分上下二編；上編爲諸子人物考，下編爲諸子著述考。

伯潛於二十七年春，挈眷避地，蝨處滬上，忽忽四年，筆耕舌耨，無須臾之暇，得以溫燖故籍。三十年十二月，孤島沉淪，不可復居，乃又於翌年春倉皇返浙。時金蘭已陷，道梗，欲往浙南不可得。幸故里尙存甌脫，杜門蟄居，得以苟全。因念老學雖如炳燭，猶愈於束書不觀。乃發故篋，曝楹書，埋頭故紙堆中。篋底有先君子遺稿殘帙，手澤宛然。檢而讀之，關於周秦漢諸子者，凡二十八篇。曰史記孔子世家考，史記老莊申韓傳考，史記屈原傳考，均錄史記原文，加以考釋；曰孟子略考，荀子略考，墨子略考，商君略考，蘇秦張儀略考，稷下諸子考，則但撮敘其人，加以考證，不復逐錄史記原文；蓋以史公所記或過簡略，或過冗繁，而又與學術無關也。以上九篇，皆考諸子之人物者。曰孟子考，荀子考，子思子考，曾子考，晏子考，陸賈新語考，賈誼新書考，鹽鐵論考，劉向所序考，楊雄所序考，老子考，莊子考，管子考，墨子考，商君書考，韓非子考，公孫龍子考，呂氏春秋考，淮南子考，此十九篇，皆考諸子之著述者，大致以漢

書藝文志諸子略所錄爲範圍。蟲鼠蝕齧，屋漏浸漬，間有損壞漫漶者，因爲鈔補以完之，而父書可復讀矣。此三十一年事也。

初，伯潛讀近人胡適、馮友蘭諸先生所著哲學史，覺有未安處，妄欲就諸子學說，有所申論。志此已二十年，未敢遽爾奮臆命筆。及讀先君子遺稿殘帙，乃更欲然。蓋吾人於諸子人物之身世，著述之真僞，未嘗詳考，則不能讀諸子之書；於諸子之書，未能細讀，則無以知諸子之學說。若徒瀏覽近人所爲哲學史或大綱概論之類，即欲於諸子學說有所評述，非人云亦云之耳食，即妄詡新奇之臆度，自誤誤人，亦徒貽笑而已。乃復就遺稿所考者，檢故籍，抒己見，補加按語，凡周歲而始完。此三十二年事也。

繼思先君子史記老子傳考既以「老子」爲通稱而非專名，老子考既以老子爲戰國時人所薈萃掇拾而成，非老子過關時自著，史記孔子世家考又謂諸子以孔子爲第一人，諸子之書以論語爲第一部，而其考諸子著述諸篇，獨無論語考，蓋以漢志諸子略爲範圍，而論語在漢志固錄入六藝略也。又於亡書僞書，均未之考。亡書，固不易考，且似不必考；僞書之待考，則尤甚於他書，如太公六韜、鬻子、關尹子、文子、鶡冠子之類是也。又如公孫龍子，今本僅存殘帙，先君子已爲文以考之。慎子亦尙存殘帙，而獨付闕如。其考諸子人物也，重要者固已略具，待考者亦不乏人。且於西漢諸子，考其書而遺其人，則此稿似猶未完成者。爰爲之補苴，以成完璧。補苴既竟，乃又重加組織，冠以緒論，殿以附錄，復歷二年有半，乃成此書。

伯潛少受庭訓，凡所誦習，限於經傳。比出就外傳，受業於李永年先生。李先生與先君子莫逆，喜劉覽諸子。每於課暇，輒相與談諸子之學。伯潛雖常侍側，竊聞其緒論；然方在童年，未之留意也。四十年來，學殖荒落，自愧有負父師屬望之殷。今幸手澤猶存，父書可讀，歷時四載，勉成斯編。然欲就正於父師，而墓木已拱。撫今思昔，靈然不知其涕之霑落矣！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伯潛序於上海新綠村之寄廬。

緒論

Summary

第二章 儒家之書二——孟子荀子………二九九

第三章 儒家之書三——子思子 附中庸………三一二

第四章 儒家之書四——曾子 附孝經大學………三二九

第五章 儒家之書五——晏子及其他 附禮運………三五〇

第六章 儒家之書六——亡佚之書………三七一

第七章 道家之書一——老子………三八五

第八章 道家之書二——莊子………三九九

第九章 道家之書三——管子及太公鬻子………四一三

第十章 道家之書四——文子關尹子列子鶡冠子………四二五

第十一章 道家之書五——亡佚之書………四三八

第十二章 墨家之書——墨子及其他………四五一

第十三章 法家之書——商君書韓非子及其他………四六九

第十四章 名家陰陽家之書………四八三

第十五章 雜家之書——呂氏春秋淮南子及其他………四九八

第十六章

縱橫家農家小說家之書

附鬼谷子

：：：：：：：：：：：：：：：：五

附錄一

漢志諸子略十家著述統計表

：：：：：：：：：：：：：：：：五三一

附錄二

現存諸子重要著述表

：：：：：：：：：：：：：：：：五三五

緒論

一 何謂諸子

我國周秦之際，學者輩出，各著書立說，欲以改制救世。學者不祇一人，其書亦不祇一種，故以「諸子」稱之。以「諸子」爲某種古書部類之名稱，自七略始。西漢成帝命劉向領校中秘書，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卒後，哀帝命向子歆卒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七略。七略者，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數術略、曰方技略。除輯略爲全書之總最外，其餘六略卽分古書爲六大類，故七略爲我國古書之分類目錄。所謂「諸子」卽六大類之一類。此類古書，大多名曰「某子」，而又不僅一種，故以「諸子」稱之。七略原書已佚，東漢班固刪其要，以成漢書藝文志，尙可見其大概焉。自是以後，如宋王儉之七志，則有諸子志；梁阮孝緒之七錄，則有子兵錄（合「諸子」「兵書」二類爲一錄）；隋書經籍志及清代之四庫全書，亦均特立子部。溯其淵源，皆自七略。故曰：以「諸子」爲某種古書部類之名稱，自七略

始也。

任宏，步兵校尉也，故校兵書；尹咸，太史令也，故校數術；李柱國，侍醫也，故校方技。此三類之書，各以專家司校讎，其爲專門書籍，性質各殊，不問可知，故分爲三類耳。至於六藝諸子詩賦，均由劉向校讎，而亦分爲三類者，因其性質體裁亦各不同也。「詩賦」與其餘二類不同，亦顯而易見。「六藝」與「諸子」所以分爲二類，不但由漢儒尊經而然，其性質體裁亦自判然也。西漢時稱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爲「六藝」，（與周禮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絕不相同。）故六藝略所錄之書，爲六經及其傳記、論語、孝經、「小學」三類，不過六經之附庸而已。六經之中，唯樂無經；（或云，樂本無經，附於詩；或云樂亦有經，亡於秦火。）故六藝略之中，堅爲易、書、詩、禮、春秋五經。易以卦辭爻辭爲「經」，此文王所作，（或云爻辭周公作。）在周代，不啻爲御纂欽定之書也。書者，夏商周史官所記錄所保存之文告檔案，傳之後世，成爲史料者也。（秦誓時代最晚，當爲秦穆公時，秦之史官所記。）詩之頌，爲周商二代及魯國之郊廟樂章。（商頌，或云商代作品，或云宋國作品。）風本各地民間歌謠，雅本土大夫美刺時政之詩，但既采於輶軒使者，獻之太師，合以音樂，則與頌均由樂官保存矣。禮十七篇，（卽今十三經中之儀禮。）本屬「儀注」之類，則亦禮官所保存也。春秋本魯史，爲魯之史官所記錄保存者，故五經原皆「官書」。古文經學家之說是也。今文經學家則以五經爲孔子所作。易之彖傳、象傳、孔子所加。文言、繫辭，雖非孔子自著，要亦後學記述孔子之言。於是由天道以及人事，卜筮之書變爲哲理之書矣。書始帝典，（禮記大學引，卽作帝典，僞古

文尙書分其下半爲舜典，改稱上半爲堯典。終秦誓，全書二十八篇，當經一番有意義的編次。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五篇之說，雖未可信；但正樂以正詩，使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曾自言之矣。（論語子罕篇，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其論詩之「興」「觀」「羣」「怨」及「思無邪」云云，均有特到之見。禮官所錄存者當不僅十七篇；此十七篇皆士禮，殆孔子取以教弟子者也。春秋本魯史，孔子加以筆削，以寓其「微言」「大義」，故孟子直謂爲孔子所作焉。（見孟子滕文公篇。）蓋孔子之於五經，乃取原有之官書，加以贊修編次者，故自謂「述而不作」。（見論語述而篇。）但經此纂述，五經乃更有其新意義，新價值焉，則孔子殆「以述爲作」者也。故今文經學家之說亦非全無理由。五經本官書也，諸子之書，則不論其著作爲記述，爲追輯，爲依託，皆私家之著述，非官書也。孔子之纂述五經，雖「以述爲作」，終是「述而不作」；「六藝略所著錄之『傳』『記』『說』『故』」雖爲私家著述，但均所以釋經，亦是「述」而非「作」。諸子之書皆自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不復寄託其微言大義於自具內容之古籍，故皆是「作」而非「述」。雖其中多爲後人所記述，所追輯，甚且爲後人所依託，但自其本書之性質體裁言之，則終是「作」而非「述」。此則「六藝」與「諸子」二類古書之大別也。

然則此類古書何以率名爲「某子」耶？「子」者古代弟子稱其師之詞也；加氏以別之，則曰「某子」。如墨子、莊子、孟子、荀子之類，此皆以「子」稱其人者也。諸子之書多非自著，由弟子後學記述成書，即出自著，亦本

爲單篇，由後人編纂成書，成書之後，不別題書名，逕稱之曰「某子」者，所以示其人爲此書之主人云爾，如墨子、莊子、孟子、荀子之類，此則以「子」稱其書者也。題曰「某子」之書，既多，於是以「諸子」爲其部類之名焉。

然則弟子何以稱其師曰「子」耶？汪中述學釋夫子曰：「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是也；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諡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諡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詞，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以『夫』配『子』，取足成詞爾。凡爲大夫，自嫡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疆，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曾爲魯司寇，其門人因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汪氏自注又曰：「左氏春秋昭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囑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疏曰：『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丘明意尊之而失實。』益知惟卿大夫乃得稱子也。」按汪氏之說是也。「子」與「夫子」本所以稱卿大夫。故章炳麟諸子學略說有「子猶今言老爺」之解釋。孔子弟子記孔子之言，或面稱孔子，皆但曰「子」，與他人言及孔子，則曰「夫子」。（上論十篇，此種分別甚爲嚴明。）「子」者，猶今云「先生」；「夫子」者，猶今云「這位先生」耳。而所以稱之曰「子」

者則因其嘗爲司寇也。孔子之後，墨子嘗爲宋大夫，孟子嘗爲卿於齊，故其弟子亦以「子」稱之。其曰墨子、孟子者，加氏以別之也。沿襲既久，遂成習慣。「子」與「夫子」乃爲弟子對師之專稱。故雖未仕，如莊子，亦以「子」稱之。於是弟子纂述其師之言行而成之書，亦以「某子」名焉。弟子稱師曰「子」，始於孔門。弟子纂述其師說，以成專書，始於論語、論語一書，如不別立書名，則亦可題曰孔子矣。

二 諸子之開祖

弟子稱師曰「子」，纂述其師之言行以成私家之專著，始於孔門，已如上述。其實，私人聚徒講學，私人纂修官書以述爲作，亦以孔子爲最早。孔子者我國教育史、學術史上劃時代之學者，周秦諸子之開祖也。孔子以前有官學，無私人之師儒；有官書，無私人之著述。諸子中有老子與孔子同時，而其年輩長於孔子；老子一書爲老子過闕時所著，均見史記老子傳。故論者恆推老子爲諸子之開祖焉。雖然，史記老子傳恍惚迷離，老子究爲何如人，殊滋疑問。老子一書，乃由後人薈萃而成，非一時一人所著。（詳見本書上下編）且老子亦未嘗聚徒講學也。至於黃帝、神農、伊尹、鬻熊、管仲、晏嬰諸人之書，或出依託，或由追輯，更無論矣。故諸子以孔子爲第一人，諸子之書以論語爲第一部。

孔子以前，何以無私家之著述，私人之師儒乎？是有二因：其一，古代物質文明未啓，紙帛筆墨尙未發明，而書

籍則已漸見萌芽。彼時以龜甲簡牘代紙帛，以刀刻漆書代筆墨。以竹簡編綴而成之書籍，究始於何時，似尙未經考定。按尚書多十篇曰：『惟殷先人有典有冊。』龜甲文「冊」字作𠔁、作𠔂、（見殷虛書契前編卷五）。象竹簡編綴之形；「典」字作𠔁、作𠔂、（見同書卷四卷七）。象兩手持冊之形。「冊」爲竹簡書之象形字，「典」則守藏書冊之指事字也。龜甲文一般學者公認爲殷代文字，合之多士之言，足爲殷代已有竹簡書之證。刀刻漆書，法拙而難，編簡成冊，物夯而繁，故藏書不易成書，更不易，故惟官府得有書籍，私人之力，不能成書也，且亦不能藏書也。其二，古代政治社會制度，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相去懸殊，貴族不但在政治上爲統治者，在經濟上亦爲大地主，世襲其官爵，世有其土田，世受其特殊教育。平民不過貴族之農奴而已。王夫之讀通鑑論曰：「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爲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卽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爲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所謂「助耕之氓」，卽農奴也。不但在政治經濟上均無相當之地位，且亦無受教育之機會。因書籍爲官府所有，惟世官之貴族子弟得瀏覽之，平民固不得見之也。平民除入官府服役外，無由得見書籍，無由接近有相當學識之貴族。故尚書周官篇有「學古入官」，禮記曲禮篇有「宦學事師」之語。然「庶人在官」者，其地位僅如今政府中之雇員或隸役，其所能獲得或需要獲得之知識，亦至淺陋，不足以言學術也。彼等久處此種環境中，且亦自認爲無求得高深學識之必要矣。平民既無書籍，又無學識，何能教人？何能著書？貴族有知識矣，但既從政，自無教人著書之餘暇。既爲貴

族，亦不屑於倖僥公退之餘，教彼平民；平民亦無由接近之，而受其教誨也。且既握政權，如具政治理想，亦不難見之實施，成爲法令典章，傳之後世，成爲官書，亦無著書教人以自張其說之必要也。古代之情形如此，故有官書，無私家之著述；有官學，無私人之師儒。從前學者，如清章學誠輩，所盛稱之「三代以前著述爲公」，「學者王官，「官師不分」云云，誠爲事實；但此乃古代不得不然之事實，不得謂爲邳治之隆也。

貴族制度之興盛存在與衰落，實與古代之封建制度相伴。所謂封建制度，直是上古部落制度所蛻化之遺形；諸侯會長之變相耳；諸侯國部落之變相耳。故除鼎革之時，所封之子弟功臣外，勝代所遺之諸侯國佔其大多數焉。降及春秋，諸小國漸爲諸大國所併吞。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云「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也。其實，被併吞之小國，豈僅漢陽諸姬諸侯？併吞小國者，又豈僅楚一國而已？故封建制度之崩潰，春秋時已開其端；夷封建爲郡縣，固不自秦始皇始也。其時貴族子孫亦漸式微，平民之俊日多崛起。此亦大勢所趨，莫可遏制者也。而以縑帛代簡牘之風，亦萌芽於春秋之季。論語言「子張書諸紳」，墨子言「書之竹帛」，皆其證。雖相傳齊人薛稷造墨，秦人蒙恬造筆，皆在戰國之世，似筆墨發明較後，但既書紳書帛，自不能再用刀刻，再以漆書，則筆墨之發明，當亦在春秋末年也。上述二因，漸已變滅。孔子適應運而生於此時，且生於在宋爲貴族，遷魯爲平民之孔氏。其人又「好古敏求」，「學無常師」，努力於學識之獲得，故能成爲一傑出之學者。且其生平，初爲平民，中間國政，尋卽失其政治地位，不能久握政權，實現其政治理想，以救當世，此孔子之不幸也。然正因其不能久握政權，乃專心於